

古籍中的“外星人”什么样?



“遇到外星人,千万别打招呼,先向联合国汇报。”近日,非政府组织国际宇航科学院(1960年成立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,总部常设于法国巴黎,是一个汇集世界顶尖航天科学家的国际学术组织)投票通过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导文件,这是该组织15年来首次更新相关文件,可前述的这一条实在有点“辣眼睛”。

网友们调侃:“这是《三体》看多了吗?”“向联合国哪个部门汇报?负责人是谁?有联系电话吗?汇报了人家不搭理怎么办?”

世上真有外星人?私自和外星人联系危险吗?

在中国古籍中,至迟东晋,已有“疑似”外星人来访的记载,此后南北朝的祖冲之、宋代的洪迈、明代的徐复祚、清代的蒲松龄等都留下类似文字,至于这些文字究竟是写实,还是想象,只能由读者们来判断。

样子长得怪 总是坐船来

外星人曾到中国的最早疑似记录,可能是7000年前贺兰山岩画上戴圆头盔、穿着现代宇航服的人像,不远处还画了“飞碟”。东晋干宝的《搜神记》中,记四尺余异儿,“若曳一匹练以登天”。更详细记录则出自东晋方士王嘉的《拾遗记》:

尧登位三十年,有巨槎(音如茶,本意为水中浮木,代指船)浮于西海。槎上有光,夜明昼灭。海人望其光,乍大乍小,若星月之出入矣。槎常浮绕四海,十二年一周天,周而复始,名曰贯月槎,亦谓挂星槎。

这种类似飞碟、定期往返的“贯月槎”,书证颇多。东晋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称:“旧说天河(即银河)与海通。近世有人居海渚者,年年八月有浮槎,去来不失期。人有奇志,立飞阁于槎上,多赍粮,乘槎而去。”梁朝宗懔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称:张骞奉命找黄河源时,曾乘“浮槎”入天河,见织女,带回“支机石”(织布机的石头)。

宋代洪迈在《夷坚志》中称:绍兴二十二年(1152)夏夜,临安(今浙江杭州)城有不明飞行物掠过,“若小若大,累累不绝,更相连接,其色淡青而稍昏”,突然消失,王贵之、朱仲宣等多人目击。

明代徐复祚的《花当阁丛谈》记载更详:嘉靖二年(1523),秀才吕玉进城去办事,适小雨,他的私塾前突漂来两条船,长一丈多,船上“水手”高约七八十厘米,戴红帽,穿杂色短衣,持撑船竿,行动敏捷。私塾的十多名学子吓得大喊,矮人们跳下船,用手掩他们的嘴,他们的口鼻顿时变黑,吓得学子们说不出话,纷纷躲进屋偷看,见船舱中有一“大官”,装束像居士,与一和尚同坐,二人推开船上的小窗,东张西望。过了好久,两条船腾空而起,降到吕家的祖坟里。两条船走后,学子们变黑的口鼻才恢复正常,5天后,吕玉突发疾病去世。

清代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》中写道:“有贾客(商人)泛于南海。三更时,舟中大亮似晓。起视,见一巨物半身出水上,俨若山岳。目如两日初升,光明四射,大地皆明。骇问舟人,并无知者。共伏睹之。移时,渐缩入水,乃复晦。”亦属类似记录。

《拾遗记》另一段记录常被提起:秦始皇曾见“宛渠之民”,他们高十丈,编鸟兽毛蔽体,“乘螺舟而至。舟形似螺,沉行海底,而水不浸入,一名‘沦波舟’”。他们说:“我们年轻时腾云驾雾,迈步越万里,老了坐席上即知天地之外发生的事,我国距黄帝住的丘陵有十万里,当年黄帝钻木取火,我们在旁观看。”

这些记录的共同点是:异物有超能力,相貌怪异,能飞行、能入海,乘船前来。为表明真实,均有见证者,体现了古人的真实观——真实与人格相关,靠谱的人说的就是真的,而非实验证明。

古人的想象为何相似?

古人纪实、想象不分,难言真伪。

纪晓岚在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,记其从侄纪虞惇所述:乾隆五十七年(1792),纪虞惇的老师林禹门之父已八旬,无法行走且失智,一天独坐门外的椅上,突然连人带椅消失,四处找不到,几天后,几百里外的崂山传来消息,老人在山中寺庙里,只记得曾被二人抬着飞行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俱全,细节丰富,很像纪实,但纪虞惇用近似口吻,又讲了几个鬼故事。

令人好奇的是:为何古人的想象惊人相似?

比如外星人乘的“槎”,发异光,形似碟。苏东坡夜游金山寺,见江中有火,写诗称:“怅然归卧心莫识,非鬼非人竟何物?”乾隆年间《潮州府志》记,万历五年(1577)十二月初三夜,尾星旋转如轮,焰照天,逾时乃灭。民国张瑞初在《西神遗事》中记:“瞥见空中忽起一道圆光,大可亩许。圆光中有一紫一白两种色,此前彼退,此缩彼涨。”

清光绪十八年(1892年11月17日),南京夫子庙朱雀桥头,数百人目睹“赤焰腾空事件”,空中“形如巨卵”的“火毯”缓慢从西飞向东,画家吴友如绘图记录,发表在《点石斋画报》上,这是已知的、国内最早的飞碟目击记录。

再如古代中外记录的外星人,相貌皆丑陋。据学者王立钩沉,古罗马普林尼记为“没有脑袋,嘴巴和眼睛全都长在胸脯上”,而祖冲之在《述异记》中记为

“状如昆仑,两目尽黄,裸身无衣”,刘敬叔在《异苑》中记为“项中复有面(脖子上还长了一张脸)”,洪迈在《夷坚志》中记为“面色黑发犴然,遍体有毛,色如蓝靛”……清代王济宏在《箠(音如唾,意为竹皮或笋壳)廊琐记》中还记了一个“透明人”,即“遥类骷髅,望月人立,骨理通莹,与水晶争澈,眶无瞳”。

古人无“外星人”的观念,西方称相貌怪异的人为异族,东方称为“鬼”或“怪”。惊人相似,也可能是代代口传、集体塑造而成。“外星人”的说法普及后,人们常将罕见现象附会为“飞碟”:1947年7月14日,《申报》《益世报》等大报均报道沈阳、西安“发现飞碟”“光芒四射若玉盘”,但2天后又更正,称西安上空出现的是气象探测气球,至于沈阳上空的“飞碟”,可能连气球都不是,纯属误传。

人对未知之物充满恐惧,附会成“飞碟”“外星人”,可缓解心理压力。

“外星人”真是威胁吗?

到目前为止,尚无“外星人”实存的确凿证据,多数目击事件可归因为空气杂质、雷达误差、自然大气现象或人类观测误差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中国古人从没将“外星人”视为威胁,“妖”“怪”总会与人类整体和平共处,有时比人更讲情义。即使是费米等老一代科学家,对外星文明也抱有善意。上世纪60年代,卡尔·萨根、朱塞佩·科可尼等全力推动搜寻地外文明的SETI项目,多次向太空发出善意的无线电信息。1993年,该项目被美国叫停。

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力主叫停,理由是:“如果外星人拜访我们,我认为结果可能与哥伦布当年踏足美洲大陆类似。那对当地印第安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。”

“外星人”突然变成威胁,源于西方人从自身殖民、扩张、虐杀、奴役的历史经验,以己度人。所以好莱坞影片中的外星人永远操一口纯正英语、拥有美式价值观,主角的相貌均克隆自白人男性。

恶人眼中出恶人,好人眼中出好人,“外星人”如镜,从中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。其实有没有“外星人”,还没准谱,没必要急着贴标签。(据《北京晚报》)